

第二章「中國文藝協會」(1950~1955)時期的孟瑤

「五〇年代」一個充滿歷史關鍵的年代，向來以泱泱大國自居的中國，在赤禍紅流滔滔的侵擾下，喪失了整片的國土與主權，繼之也將向來被視為孤島、乏人問津的台灣，捲進了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之下。五〇年代之初，始登舞台中心的台灣，面對俄共的威脅與國際間的紛擾，國民黨政府在急於求得生存的迫切壓力下，以強硬的政治手段控制了島上的一切；於是在歷史腳步的驅策之下，台灣成為眾目所矚的復國基地，在反共抗俄的大纛揚聲吶喊之下，人聲鼎沸之處無不充滿高亢的反攻復國情操；在國民政府強力號召之下，所有島上不管是本省籍，或是隨政府播遷來台流寓的知識份子，皆胼手胝足地從事於文藝的耕耘與戰鬥，當時的文學場域在特定人士的操控下，

一面向敵人的荒謬宣傳施以迎頭痛擊，掃蕩了赤色與黑色作品的流毒，廓清了社會人心的陰霾積憂；一面又致力於滌除黃色消閑與及逃避現實的文藝頹風，建立起反共抗俄的戰鬥性與建設的文藝精神。¹

在摒除赤、黑、黃的餘毒後，所謂「優美純真與表揚民族文化的作品」正沸沸揚揚地展開，各類的文藝運動與文藝團體，更熱烈地在國家機器的作用下，澎湃地高唱開啓時代的新方向。

¹ 中國文藝協會，《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年，頁2。

第一節 反共政策與台灣作家

五〇年代如此滄涼貧瘠的環境，在國家文藝政策的主導下，作家無可避免地皆羅織在嚴密的反共文網中。1950年初國民黨鑒於社會充滿一片恐慌、悲觀與徬徨的氣象，決定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獎勵辦法鼓舞作家從事「反共抗俄」的文藝寫作；緊接著中央注意到社團的組織活動，決定輔導成立文藝性機構²，仍由張道藩主導，陳紀澄擔任發起人，創立了「中國文藝協會」；1953年以培養青年寫作世代為主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1955年更設立女性的專屬團體「台灣省婦女協會」，鼓勵婦女也能執起筆桿，為擔任反共復國的吶喊而奉獻力量。至此，除了仍在適應文字語言轉換而缺席的台籍作家外，在台的文藝作家幾乎都被網羅在各種文藝團體中，並以各項文藝獎項鼓舞著他們，努力開創文藝反攻任務的新天地。

一、五〇年代文藝政策與文藝社團

五〇年代，在國民黨文藝政策的推行與實踐中，其中最重要的推手則非張道藩莫屬，張氏曾於其創辦的雜誌《文化先鋒》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全盤概述三民主義文學政策，鄭明嫻則認為「張道藩是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始作俑者」³。1950年3月間張道藩奉蔣中正之命，成立「中華文藝獎

² 陳紀澄，《文藝運動二十五年》，台北，重光出版社，1977年3月初版，頁6、8。

³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研討會論文，1994.1.2，頁1-21。

金委員會」，每年分別在元旦、五四、雙十及國父誕辰，以高額獎金審定各項文類，鼓勵撰寫所謂「富有時代性的文藝創作，以激勵民心士氣，發揮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⁴既已設定鮮明的意識形態為作品的審訂目標，其應選作品之風格亦已在預料之中。

而來台後自由中國文藝界的組織活動之起源，應肇始於 1949 年由台北市各報刊副刊編輯者組成的「副刊編輯者聯誼會」，參加的各報副刊編輯均為當時主導媒體的中堅人物，如《民族報》孫陵、《新生報》馮放民、《中央日報》耿修業與孫如陵、《中華日報》徐潛、《經濟時報》奚志全、《公論報》王聿均、《全民日報》黃公偉等十餘人，聯誼的結果則促成了「中國文藝協會」的產生，仍由其主導人物張道藩發起後，1950 年 5 月 4 日組成「中國文藝協會」。在獲得當時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張其昀、教育部長程天放、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台灣教育廳廳長陳雪屏等人全力贊助下，浩浩蕩蕩地揚著重整精神武裝的旗幟，展開「期以文藝力量，發揚民族正氣，安定社會人心，而挽頹廢危亡的局面」⁵之理想，並以中國文藝協會為主軸，成立相關性質的各層組織；在國家機器的主導下，密密佈下天羅地網，將文藝界人士羅納其中，以期發揮文藝最大的功效。

中國文藝協會第一屆由張道藩、陳紀滢、王平凌任常務理事，成立之初基本會員僅一百五十餘人次，後迅速擴張，幾乎網羅十之八九之文藝界人士，達成初始目的。該會成立的宗旨於會章第二條中明確揭櫫「本會以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運動，發展文藝事業，實踐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促進世界和平為宗旨。」⁶該機構致力於舉辦各項文藝研習輔導機構、各種定期文藝社會活動、推動軍中文藝運動、文化清潔運動、戰鬥文藝運動與海內外文藝交流等等，在努力搖旗吶喊後，文藝界倒也氣象蓬勃，但於此可見文藝協會之御用性質彰顯無遺。

⁴ 趙友培，《文壇先進張道藩》，台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75 年 6 月初版。頁 295。

⁵ 中國文藝協會，《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 年，頁 1-2。

⁶ 中國文藝協會，《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 年 5 月 4 日，頁 200。

1953年11月在蔣中正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並陳述〈民生主義社會文藝政策〉後，由全體文協會員熱熱烈烈發動全國作家展開研讀，前後曾舉行24次座談會，共發表文章約30萬字，並撰成《中國文藝協會全體會員研讀總統手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心得與建議》，落實於蔣中正所號召的「務須剷除赤色的毒與黃色的害」，擔負起剷除文化毒害的責任，並於1954年展開「文化清潔運動」。朝野希冀於藉此「文化清潔運動」，共同撲滅文化三害—「赤色的毒」、「黃色的害」與「黑色的罪」。在發起之際五百餘人簽署的宣言中說明：

自由中國聖潔的文化陣營裏，有了這『三害』作祟，不僅文化界受辱蒙羞，其摧毀全國軍民的身心健康，離間海外僑胞與祖國的情感，敗壞國民道德，損傷社會風氣，貽害整個反共復國大業等事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因此，基於良知的激發，發出至誠的呼籲；請求全國軍民及海外僑胞一致支持此一文化清潔運動，共同協力撲滅文化三害！⁷

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清潔運動」，於茲如火如荼的展開，在官方指導下，台灣文壇全力配合並至消滅三害後圓滿結束。

1955年蔣中正再發起「戰鬥文藝」的號召，文藝界再次轟轟烈烈地展開「戰鬥文藝運動」的活動，發動會員就戰鬥文藝之理論問題，撰寫專文發表，以期喚醒大眾體認時代的艱辛與困境，擴大社會影響。另一方面，為能確實掌握各階層知識份子，囊括並攏絡了青年知識份子與婦女團體，陸續於1953年成立「中國青年寫作會」，會章中表明「以團結青年作者、培養青年寫作興趣、提高寫作水準、建立三民主義文藝理論、加強反共抗俄宣傳為宗旨。」1955年成立「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其以「為鼓勵婦女寫作，研究婦女問題，以實踐三民主義、增強反共抗俄力量為宗旨。」據此，在當權者的層層把關之下，皆以實踐三民主義團結文藝，以達成反共抗俄為首要目標。此時文藝活動與政治權力，已形成盪盪不離的緊密關係；國民黨建構一套因時制宜政治正確的發言體制，由黨管轄的

⁷ 劉心皇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天視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8月初版，頁62。

國家文藝機構蓬勃而熱烈的響應，代表五〇年代的「反共戰鬥文藝運動」，其形成一高潮，主要正是藉由這些文藝團體，發揮眾志成城的力量，並臻於此一運動的高潮。

二、五〇年代與文藝政策相關之刊物

在中國文藝協會的支持下並有相關雜誌與書籍出版，其所發行的刊物《文藝創作》，於 1951 年 5 月 4 日創刊，到 1956 年 12 月停刊，共發行了六十八期，以期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得獎的文藝作品一一付梓。張道藩在《文藝創作》的發刊詞中論及：

無數忠於民族國家的文藝作家，各各發揮其高度的智慧與技巧，創作了許多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作品，貢獻給戰鬥中的軍民同胞，使我們驚喜於中國文藝復興將隨著中國民族的復興而開拓了無限燦爛的遠景。⁸

在國民黨政府的帶領下，中國在台灣孤島上賡續了傳統的命脈，同樣地在文藝上也有所繼承。張道藩將這個時期名之為「中國文藝復興」，可見其所寄予的理想懷抱有多麼的崇高。在《文藝創作》發行的六十八期刊物中，所刊載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得獎作品，內容包括詩、小說、劇本、歌曲、畫與木刻等，主題意識明顯，宣揚愛國理念頗為強烈，此由作品的篇名可略窺一二：〈不凋謝的老兵〉、〈復仇〉、〈為著祖國〉、〈懷大陸〉、〈憤怒的火燄〉、〈國難家仇〉、〈家園戀〉、〈共匪漢奸一定亡〉、〈光與黑的邊緣〉、〈遙遠的祖國〉…等等。在五〇年代確實發揮了激勵人心的作用，也慰藉了許多人的思鄉之愁。在《文藝創作》的六十八期刊物中，其中女性作家的的小說作品計有潘人木的〈一念之差〉、〈蓮漪表妹〉、〈馬

⁸ 中國文藝協會，《文藝創作》，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51 年 5 月 4 日，頁 1。

蘭自傳)；王韻梅的〈祖與孫〉、〈金梅〉、〈復仇〉、〈父子之間〉；童真的〈大雪天〉、〈生路〉、〈自由天地的一角〉、〈圈套〉、〈潛敵〉；蕭傳文的〈國旗〉、〈父與子〉；艾雯的〈隔岸的控訴〉；孟瑤的〈懸崖勒馬〉；張秀亞的〈晚春〉、〈女兒行〉、〈歸〉；繁露的〈胡班長〉、〈養女湖〉等，所佔篇幅並不算多，除應時之反共抗俄主題外，也已漸漸激起女性書寫波瀾起伏的情感空間。

中國文藝協會在貫徹官方的文藝政策之外，也發行《文藝創作》雜誌與作家們的文藝作品單行本，中國文藝協會在 1954 年 5 月出版相關的書籍《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時，編者的序言中則敘及：

本會曾就 總統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對文藝上的指示，發動本會會員作為期一個月的熱烈討論。大家一致認為 總統要我們多多創作『純真而優美的文藝作品』和『表揚民族文化的作品』，是今後中國文藝發展唯一而正確的大方向，不僅與三民主義新文化的建設相呼應相配合，且足導致未來的中國的文藝復興。⁹

如上所言在背負「中國的文藝復興」如此遠大的理想下，文人們為配合國家文藝體制而孜孜矻矻創作不已。《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共編輯小說三十二篇、詩十七首、劇本三齣與七幅圖畫，僅由其各篇篇名，如孟瑤的短篇小說〈永恆的象徵〉、紀弦的詩〈光明的追求者〉、金馬的劇本〈善與惡的搏鬥〉，郭琴舫的攝影作品〈時代青年登峰造極〉等，即可感受中國文藝協會主編文藝作品的時代性意義。

在三十二篇的小說作品中，女作家作品約占五分之一，雖則仍以純真優美、表揚民族文化的主題為主，但卻已大大的提高了女作家作品的能見度。女作家所創作並能入選的小說作品中，都是要能遵循蔣中正對文藝的號召，亦須充滿正義與光明的意涵，如王潔心的〈母與子〉，小說中藉由那位殷殷勸誘誤入歧途孩子

⁹ 中國文藝協會，《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台北，正中書局，1954 年 5 月初版，頁 1。

的聖潔母親，最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使兒子幡然省悟，卻能導正並挽救了兒子的生命與前途，頗具勸慰與勉勵的作用。孟瑤〈永恆的象徵〉中主角深切追念為保家衛國在敵方失聯的兄長，當她在配合學校歡迎義士的活動中，由義士侃侃而談的演說中，才深深體會中國人在困境中的情操，那堅毅、永不屈服的的正氣與臨死不辱的精神，散佈於天地之間與日月同壽，那就是所謂的「永恆的象徵」。謝冰瑩的〈霧〉中敘說一位錯走了一步路的女孩，在誤入共黨的陷阱後，被折磨至死的經過，文中充滿對匪共奸惡面貌的揭露，頗符合當時文藝的要求。蕭傳文的〈死吻〉敘述一個特別的山落間，勇敢而慍悍的泰耶魯族人，在年輕的硬漢摩那達奧帶領下，為護衛國家與民族的尊嚴，摧毀一座日人所築象徵暴力、侮辱同胞的砲台，與殘暴貪婪的日本人對抗，全篇充滿民族情懷與愛國意識。張漱茵的〈漁港驚濤〉藉由純情的漁家女在兩位學養迥異、情趣相左的男子間尋求真愛，終於領悟愛的真諦的故事。而郭良蕙也有一篇〈意外〉選錄在其中，她以簡單的愛情故事來突顯人性的光明面，強調勝利永遠屬於正義的一方；而繁露的〈一念之差〉則激勵、鼓舞獨立而奮發的女性等等，在國家文藝體制要求下，女性亦念茲在茲地加入總動員的行列中，也若合符節地完成國家所託付的使命。

同樣地由中國文藝協會所出版相關的書籍中，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於 1957 年所編輯的《小說創作集》導言中即說明「自由中國的文藝運動，在小說部門的成績是豐收的…現階段的小說，不但是文藝陣地上最強大的戰鬥力量，而且成為中國文學發展道路上的新基石。」¹⁰也因這一時代小說作家的責任感和嚴謹的創作態度，及小說題材的多樣性與小說創作方法上的錯綜與和諧，形成這一時期自由中國小說的最大特徵。由《小說創作集》中所選錄的十五篇小說作品中觀察，其間泰半亦是描寫萬惡共黨的暴行，引起讀者熱切而激動的愛國意識，小說因此成為反共文藝陣營中最旺盛的戰鬥力量。

¹⁰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小說創作集》上冊、下冊，台北，復興書局，1957 年。

三、五〇年代的文學環境

五〇年代意識形態的構成，端賴文藝工作者所集眾志成城的力量，而黨國與歷史則如影隨形地貫徹其永恆的信念。日益蓬勃的台灣文壇在有意的鼓吹之下，正熱烈的高唱反共復國進行曲，文藝工作者均被納入黨國操控的文藝環境中，賣力地為反共復國而獻身：

當時文藝協會成員已達千人，對外號稱『自由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十九均已參加本會』，其中要角並擔任《中央日報副刊》、《新生報副刊》、《民族晚報副刊》、《公論報副刊》、《新生報南部版副刊》等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和《文藝創作》等文藝雜誌的主編，幾乎掌握了所有文學發表的管道；換言之，五〇年代任何一個作家一旦被文藝協會所摒棄，正是被放逐於台灣文壇之外。¹¹

在如此強大的筆政攻伐之下，在台灣所謂的「自由中國文壇」，熱鬧地高唱這一時期昂揚的戰鬥歌聲，雖然作家仍在發言管道的嚴格限制之下，本時期仍是史上少見的雜誌、報紙爭相奠定發言權的年代。孟瑤在五〇年代以〈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開始發聲後，執守寫作的崗位，其文學的蹤跡遍及中央日報、暢流半月刊、文藝創作、自由中國、文藝月報、今日婦女、大華晚報、聯合報副刊、海風月刊、婦友雜誌、中華婦女、自由談、中華日報、徵信新聞副刊、香港星島晚報、文壇季刊、新加坡蕉風雜誌等，令人訝異在五〇年代政府嚴格控管的環境中，竟有如此蓬勃的發聲管道。文藝作家在各自理想的發揮下，各式文學報刊、雜誌皆能呈現他們獨特的主張、理念及文學作品的精神。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壇雜誌、報紙創刊的熱烈情況，可見如下所製年表：

¹¹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4.7 初版，頁 29。

五〇年代雜誌、報紙創刊年表

日期	刊名	編輯者	備註
1950年1月	《大華晚報》	耿修業	刊載文藝作品及綜合性稿件
	《暢流》半月刊	吳愷玄、吳裕民、施淑敏、田可鑑	鐵路黨部創辦 1991.7 停刊，共 993 期
	《當代青年》雙週刊	發行人呂天行	1955 停刊
1950年3月	《半月文藝》半月刊	程大成	1956 停刊
1950年4月	《自由談》半月刊	彭歌、查立平	1987 停刊，共 451 期
1950年5月	《拾穗》月刊	張明哲、胡新南	中國石油高雄煉油廠勵進分會拾穗出版社印行，1998.2 停刊
	《自由青年》旬刊	吳思珩、梅遜、呂天行	與《黃河雜誌》合併成《當代青年》1991.6 停刊，共 742 期
	《中國一周》周刊	李鹿華	內容以報導進步實況，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為主
1950年6月	《軍中文摘》半月刊	王文漪、黃彰位	國防部總政治部發行，1953.12 停刊
1950年7月	《中華婦女》月刊	許志致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出版，以報導中華婦女各項活動為主
	《文藝》周刊	徐蔚忱	共 192 期
	《民族晚報》		副刊版〈晚霞〉刊載文藝作品及綜合性稿件
1950年9月	基隆《民鐘日報》		後改名《民眾日報》
	《大道》半月刊	孫守儂	以刊載發展公路交通為主，291 期改為月刊，1992.6 停刊，共 644 期

1950年10月	《徵信新聞報》	「人間」副刊主編包 括徐蔚忱、王鼎鈞、 高信疆、金恒煒等	副刊有「人間」、「徵信週刊」， 刊載文藝絨偶綜合性稿件。 1968.9.1改名《中國時報》
	《藝與文》月刊	石叔明	《路工月刊》附刊
1950年11月	《野風》半月刊	金文、司馬行、辛魚、 田湜、綠蒂	台糖公司職員金文、師範等發 起，1963.10停刊，共192期
1950年12月	《火炬》半月刊	孫陵	1952.8停刊
	《新藝術》	何鐵華	
1951年3月	《飛駝報》	張佐為	副刊版〈飛駝文藝〉刊載聯勤 官兵眷屬文藝作品及綜合性 稿件
1951年5月	《文藝創作》	葛賢寧	刊登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得 獎作品及獲得稿費酬金者， 1956.12停刊，共68期
1951年7月	台中市《新中國報》		1956.3.29易名為《中國日 報》
1951年8月	《西窗小品》	王洪均、江德成、武 月卿、孫如陵等	
1951年9月	《聯合報》	沈仲豪、林海音、平 鑫濤、馬各、痲弦	由《全民日報》、《民族報》、《經 濟時報》三報合併，副刊有〈聯 合副刊〉、〈綜藝〉及〈聯合週 刊〉，刊載純文藝作品、影劇、 音樂、民俗文學等文稿
1951年11月	《新詩週刊》	紀弦、覃子豪	借《自立晚報》副刊版面 1953.9.14停刊，共94期
	《台灣風物》季刊	楊雲萍	
1951年12月	《兒童生活》半月刊	陳約文	
1952年1月	《新文藝》月刊	流浪人	

	《重流》月刊	薛鴻昌、湯中	1955 . 7 停刊
1952 年 2 月	《文藝論評周刊》	黃公偉	1952 . 9 停刊，共 30 期
1952 年 3 月	《中國文藝》月刊	王平陵	
	《現代兒童》半月刊	劉其偉、劉垠任	
1952 年 4 月	《中國語文》月刊	朱嘯秋	內容以普及語文教育為主
1952 年 5 月	《人人文學》		
1952 年 6 月	《文壇》月刊	穆中南、王藍、劉枋、 朱嘯秋	內容以文學創作為主，1957 年 1 月休刊，11 月復刊，改為 季刊，1961 年 6 月又恢復月 刊，1985 年停刊
1952 年 7 月	《讀書》半年刊	王平陵、王雲五、梁 實秋、陳紀澄、傅紅 蓼	
	《海島文藝》	江楓、亞汀	1954 . 3 停刊，共 5 期
	《綠洲》半月刊	金文璞	闡揚反共國策，推行戰鬥文藝
1952 年 8 月	《詩誌》	紀弦	遷台後第一本現代詩雜誌，僅 1 期
1952 年 9 月	《會務通訊》		中國文藝協會，1960 . 5 停刊， 共 25 期
	《集粹》	石劍生	
1952 年 10 月	《青年戰士報》		副刊版〈新文藝副刊〉與〈藝 壇〉刊載軍中官兵及眷屬文藝 作品
	《國風》半月刊	王大為	1953 . 8 停刊，共 12 期
1952 年 12 月	《台北文物》季刊	台北文獻委員會編輯	
1953 年 1 月	《文藝列車》月刊	古之紅、郭良蕙等	
	《幼獅月刊》月刊	楊群奮、宣建人	1989 . 6 停刊，共 438 期
	《詩文之友》	洪寶昆	自第 40 卷第 1 期(民國 63 年 5

			月)起,改刊名為《中國詩文之友》
1953年2月	《現代詩》季刊	紀弦	1964.2 休刊,1982 復刊
1953年3月	《晨光》月刊	吳愷玄	創辦目的在堅定軍民反共抗俄的信心,1968 停刊
1953年8月	嘉義市《商工日報》	劉桂柵	〈商工副刊〉刊載文藝性及綜合性稿件
1953年10月	《台灣婦女通訊》月刊	台灣婦女會印行	原刊名為「臺灣婦女通訊」,自第78期1962.12起改刊名為「臺灣婦女月刊」,
1953年11月	《小說世界》		由小說世界社發行
1954年1月	《文藝月報》	虞君質	1955.12 停刊,共24期
	《軍中文藝》		國防部總政治部發行,原名《軍中文摘》,1956.4 再更名為《革命文藝》
	《青年寫作》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臺大分會	以「建立博愛和諧的人本文藝、鮮明活潑的時代文藝、自救救人的民族文藝」為創刊宗旨
1954年2月	《皇冠雜誌》	平鑫濤	刊登純文藝創作作品為主
1954年3月	《英萃》季刊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淡水英專分會	
	《幼獅文藝》月刊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監事每人編一期,後由朱橋、痲弦、段彩華等主編	提供青年作者發表作品
1954年4月	《文藝春秋》半月刊	王啓煦	
1954年5月	《中華文藝》月刊	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之	以「提高創作水準,與探討寫

		代表刊物	作技巧」為創刊使命，1960 . 1 停刊
	《旭日新詩》		此刊物為校園詩刊，內容以該校詩社社員作品為主
1954 年 6 月	《藍星週刊》	藍星詩社同仁所編	1958 . 8 停刊
1954 年 10 月	《婦女》月刊	王文漪、鍾梅音、畢璞等	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主辦，以婦女文藝作品及報導婦運工作活動為主
	《創世紀》詩刊	張默、洛夫、痲弦	為一純現代詩刊，1969 . 1 休刊，共 29 期
1954 年 12 月	《海洋生活》	彭品光、宋項如等	內容以鼓吹海洋精神為主
1955 年 1 月	《現代文藝》	羅振民	
	《新新文藝》月刊	墨人	1959 年停刊
1955 年 2 月	《中華詩苑》	張作梅	內容以舊詩詞為主，1960 . 6 改名為《中華藝苑》
1955 年 3 月	《大學雜誌》		由「青年雜誌」、「這一代月刊」、「學誌文藝」、「青年寫作」等刊物整併發行的綜合性文藝刊物，以「砥礪學術、培養青年寫作園地」為目的
1955 年 4 月	《民族詩壇》年刊	自由中國詩人聯誼會編輯出版	插集民國革命詩人作品，或遺作刊行之，藉以發揚民族精神，本刊不只是愛國詩的創作園地，更是表彰民族氣節精神的一扇窗口
1955 年 5 月	《文藝論壇》	司徒衛	以文藝評論為主要內容的週報
1955 年 10 月	《路文藝》月刊		1955 . 11 停刊，共 2 期

	《文風雜誌》	陳廣祥、陳秋分	
1955年11月	《詩與音樂》	蔡天予、朱沉冬	共2期
1955年12月	《海風》月刊	鄭修元	
	《海鷗詩刊》	陳錦標、楊牧、陳東陽、康武吉等	1958.9 停刊，共128期
1956年1月	《今日文藝》月刊	李夕濤	
1956年4月	《南北笛》旬刊	羊令野、葉泥	1956.9 休刊，1958.1 復刊， 1958.5 停刊，共31期
	《革命文藝》		為《軍中文藝》改名
	《奔流》	柯苗	以「培植青年寫作能力、誘導 青年寫作興趣」為宗旨
1956年7月	《東方雜誌》		創刊於1904年上海，在台灣 復刊
1956年9月	《文學雜誌》月刊	夏濟安	1960.8 停刊，共48期
	《自強》月刊		
1956年10月	《成功報》		〈成功副刊〉刊載文藝作品
1956年12月	《復興文藝》月刊	葉泥	1957.3 停刊，共4期
	《和風》半月刊	張良澤	1958.12 停刊，共18期
1957年1月	《今日新詩》月刊	上官予	1957.11 停刊，共11期
	《藍星》宜蘭版	朱家駿	1957.7 停刊，共7期
1957年4月	《文友通訊》	鍾肇政、陳火泉、鍾 理和、廖清秀等	1958.9 停刊，共16期
1957年5月	《筆匯》月刊		
	《海洋詩刊》雙月刊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詩 社	校內刊物
1957年6月	《人文》半月刊		
	《當代文藝》	柳冷	
1957年8月	《藍星詩選》	覃子豪	1957.10 停刊，共2期

1957年9月	《馬祖日報》	周嘯虹	
1957年11月	《人間世》月刊	劉濟民	1961.9 休刊，1962.10 復刊， 1966.2 再休刊，1968.4 再 復刊
	《文星雜誌》	何凡、李敖	內容以提倡新文學，傳播新思 潮為主，1965.12 停刊
	《噴泉》	綠茵、長虹	噴泉詩社發行，1958.2 停刊
1957年12月	《今日藝文》		
	《東海詩刊》	東海詩社	
	《小說》月刊		
1958年1月	《現代詩訊》	林冷、羅英、鄭愁予、 羅行	本刊物為聯繫功能的刊物，內 容以成員本身及其他朋友的 動態為主
1958年4月	《詩園地》雙月刊	亞丁	1958.9 停刊，共3期
1958年5月	《海訊日報》	柳君朔	
1958年10月	《東方文藝》半月刊	婁子匡	著重民俗文學
	《世界畫刊》	原敬一	
1958年12月	《風城文藝》月刊		
	《藍星詩頁》	夏菁、覃子豪、余光 中、羅門、蓉子等	1965.6 停刊
1959年1月	《亞洲詩壇》季刊		
1959年2月	《詩播種》	李春生、秦嶽	
	《曙光》月刊		1962.9 停刊
1959年5月	《筆匯》革新號	尉天驄、許國衡	1961.11 停刊，為《文學季刊》 之前身
1959年10月	《亞洲文學》月刊	王臨泰	1972 停刊
1959年11月	《世界畫刊》週刊	朱立	
	《藝與文》旬刊		

1959年12月	《文叢》	劉桂柵	刊載內容以文藝寫作研究及小說、散文、詩歌等類的創作
----------	------	-----	---------------------------

上表參照陳建忠、沈芳序與應鳳凰收集的資料，編輯而成的五〇年代雜誌與報紙創刊年表。由上表可知五〇年代的台灣在國民政府的掌控下，由驚魂甫定、百廢待舉的荒涼過境之島，轉而成爲一座高唱反共抗俄基調的堅強堡壘，文藝的力量是不容小覷的。在文藝的包裝下，台灣呈現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及的鮮明面貌。其實不一樣的年代，形成不同的文藝環境，每一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都必須在現實的舞台上，實現個人的理想，除了文字創作外，藉此文藝刊物的創立，來提倡個人的文藝理想。因此報刊、雜誌的創刊，可以凝聚文人的意識與想法而成爲共識，當共識形成並成爲主流意識後，便形成其時代特有的文藝環境與文學特質。若藉此觀點來觀察五〇年代所創刊的報刊與雜誌，更可體認出其對當時文壇的活動具有特殊的意義。

檢視台灣五〇年代的文學刊物創刊情形，可以發現無論是刊物的數量、語言文字的表達，或是文化思維與精神上，都有極大的變化，這些創刊的雜誌不但數量多，種類也多樣化。因此可清楚的觀察到五〇年代在政治的支配下，文學傳播的媒介仍能大量生產，顯示在嚴格監控的文學縫隙中，猶有作家可以發揮的空間。其中有部份原因，乃是由於當年大量生產的「反共戰鬥文藝」已至令人厭煩的地步，作家的創作遂朝向言情、叫座的大眾小說及抒情散文發展。因此孟瑤即在此空間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她一貫言情小說的風格，在愛情、世情與人情中打轉，在大量宣傳的反共聲中顯得特別親切動人。

五〇年代文學生產的媒介與傳播的兩大主導力量，其一是國家文藝政策推行下的機制，包括文學獎和官方及半官方雜誌；另外，則是不斷受到商業文化滲透，並且不斷擴大其自身權力建制，而圍繞著副刊所形成的文化圈，這兩者透過政治和道德審查，以及經濟價值選擇機制所營構的主流文化，顯然是決定其文學場域位置的關鍵。可見當時沸沸揚揚的文壇上蓬勃的氣象，在國民政府以其支配者的統制力量，透過政治、文藝等非武力的手法，藉由家庭、教育、媒體與種種社會

文化機制，形成全民共識，儼然成爲一文化霸權。由五〇年代發行的報紙與雜誌爲觀察場域，文學是社會的縮影，作家藉文學寄託情懷、心志，而讀者在文學中找到情感的依歸，兩者互依互存。又從文學的視角來看，社會是由文學反映出來的；歷史是由文學書寫出來的一介於社會的橫切面和歷史的縱切面之間，文學通過媒介(手稿、書籍、雜誌、報紙副刊、網路)方才彰顯了它對當代與後代讀者的影響，從而再現了歷史與社會的形貌。¹²這些文學媒介的興盛，讓五〇年代的台灣顯現出更豐富多樣的真實風貌。

在五〇年代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國家領導單位羅織密密文網，甚至政策性指導創作方向與文藝編輯，掌握發言。於是，文藝的花朵迎向五〇年代惶惶的人心中，漸次地播下無數種子，使台灣文壇在國家文化霸權的強力灌溉下，吐露戰鬥的氣息與反共抗俄的堅強蓓蕾。讀者也在無形中，接受了國民政府的滋養；縱有力抗逆境的荊棘，終抵不過強勢的文學場域涵蓋下。現今反觀五〇年代的文學氛圍是緊張而嚴肅的；文藝在龐大的國家系統操縱下，成爲一項御用工具，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但回顧當時的自由中國文壇，卻不能只以一句「反共文學」概括，其中所潛藏的時代意義與文學所展現的豐富內涵，將是極爲值得後人所發掘的深刻價值。

檢視五〇年代這一特殊歷史時代背景所孕育出的一批特殊作家，那是在五〇年代中曾發揮一時的作用，後來早已被冷落、輕視，現在恐怕多爲報廢處理中的女作家文本，在這些女作家漸漸凋零，作品也遭遇遺佚、散落、報廢或束之高閣的命運中。近幾年來，終能一掃陰霾重爲研究者所重視，並於再次地閱讀中發掘其價值與深義；當大家積極於尋找失落文本、埋首於重新閱讀中，她們的倩影已然輕輕飄忽在書夾中，這一群歷盡滄桑的女作家，在五〇年代藉由各種報刊與雜誌，奠定她們發聲的立足點；在女性視角的敘述下，也揭露了以往歷史不曾被正視的角落，透過她們的文本也將往事如幻燈片似地，一幕幕再次呈現她們所曾踏過的步履。

¹² 向陽，〈文學雜誌與台灣新文學發展—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雜誌爲觀察場域〉，《文訊》，2003年7月。

第二節 孟瑤與一場小小的婦女論戰

在二十一世紀異軍突起、各類作品、各種文學技巧大鳴大放之時，當回顧曾走過的歷史記憶與痕跡，一冊冊泛黃、缺頁、破損而霉朽的書籍，帶挈著我們回到五〇年代充滿複雜而不確定的環境，迷濛中可以看見一位蒼顏花髮、灑脫爽朗如一介名士風範的女中豪傑，她就是孟瑤那十分獨特而卓然超逸的形象。寫作是她一生的堅持，縱然在時代悠悠的流轉中，孟瑤其人其事已漸漸塵封、遺忘於大眾的記憶中，她那終其一生堅持振筆疾書的作品也已被束之高閣，甚至報廢處理之際；在這淒然獨處的落寞掌聲中，雖是一個已被時代遺忘的人物，但像她這樣飲冰自守、默默含光的人，不應輕易地被拋擲在時代的輾跡下，黯淡地棄置、遺忘，在重新的挖掘中，將尋找孟瑤逐漸模糊的身影，期能重現其綺麗丰采。

一、孟瑤的作家生涯回顧

1、童稚愚騃的慕戀：南京與戲劇

孟瑤(1919年5月29日—2000年10月16日)，本名揚宗珍，祖籍為湖北武昌卻出生於漢口市，在天性純篤的傳統儒醫家風中成長。孟瑤從小生長在武昌市的青山鎮，但她提及故鄉卻是：

對青山的回憶十分遙遠，只記得兒時在故鄉，每逢清明必返鄉祭祖，孩子

們的心目中，不過多一次遠遊的機會而已。印象最深的是母親病逝南京，歸骨故鄉後，全家人去掃墓，看到那一抔黃土，我不禁淚下如雨。¹³

孟瑤的母親多產下身體羸弱，且在多數孩子皆夭折的打擊下，於孟瑤童年時即已仙逝；但母親的愛卻永恒地存留在孟瑤心中，甚至在數十年後，仍讓孟瑤珍愛地保存著母親所遺留的「藍緞繡鞋」與「銅質調羹」兩項遺物。孟瑤雖為女兒身，但在父母倖存的五個兒女中，她依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由孟瑤的自傳裏提及母親尚在世時，常珍愛地摟著她、吻著她，親暱地叫著「珍珍姑，珍珍姑」可知。

孟瑤的父親曾在北伐成功後在南京為官，所以孟瑤回憶她的童年，就是在這個青松翠柏蔚為林海的鍾山下成長的。她的記憶中母親住慣了漢口，非常討厭喝井水、點油燈、走碎石路的南京；但這地方卻成為她那童稚心齡上的美好記憶，「水車的唧呀聲，機房的扎扎聲…家後就是機房，一個人坐在上面『拉花』，一個人坐在下面『投梭』，一幅聞名中外的織錦緞便慢慢完成，還有一群歡歡樂樂的婦女養她們蠶寶寶，採桑、繅絲…」¹⁴在這一幅如古老社會的行樂圖與秦淮河槳聲燈影的點綴下，致使孟瑤對南京反而有著如故鄉般的慕戀之情。孟瑤的童年就是在這樣的一幅如畫的景緻中充滿歡樂地度過的，她曾回憶道：

父親常常帶著一家人出遊，先去餐館吃早點：乾絲、湯麵、蟹黃包…，鼓腹而出，就坐上馬車，得得的馬蹄聲，颯颯的和風聲，已是中人欲醉，就別說還遊玩那些名勝古蹟了！莫愁湖、雞鳴寺、雨花台、掃葉樓…黃昏歸來，父親興味猶濃，飽餐後，再去夫子廟聽清唱、看雜耍：大鼓、單絃、快書、相聲…¹⁵

孟瑤精彩、歡樂的童年記憶，「南京」是最佳的代名詞，那連小說中也時相

¹³ 孟瑤，〈自傳〉，《孟瑤自選集》，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1979年4月初版，頁1。

¹⁴ 孟瑤，〈自傳〉，《孟瑤自選集》，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1979年4月初版，頁2。

¹⁵ 孟瑤，〈兒時瑣憶〉，《聯合報》，1988年2月25日。

出現的玄武湖、中山陵、明孝陵，還有那撒開四蹄、奔馳任性的京南毛驢，都孕育了孟瑤溫馨幸福的美好兒時追憶。江南除柔媚婉麗的風光外，傳統戲劇在繁華的歌樓舞榭中，尤為時人消磨時光的最佳娛樂。幼時常隨著家人到戲院觀戲的孟瑤，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終其一生對傳統戲劇都有著狂熱的愛好，她說：「我來自戲迷家庭，從祖父起，就愛戲劇，父親更迷，他除了聽戲，還結交戲劇界的朋友，和到後台跟演員討論問題，但是，這兩件事在他女兒身上卻是被嚴禁的。」¹⁶在父親男女有別的差別待遇下，孟瑤無法與兄長一樣盡興的看戲，無法自由地鑽入後台與名伶往來，於是，心有不服她曾暗自許下願望：

我看戲的機會雖有，不是不能隨心所欲嗎？總有一天我去做那個賣零食的小僮，我把我成天埋在戲園子裡；我不是不被允許和那些舞台上的英雄美人做朋友嗎？早晚我要從這些人中間贏得一群知己；我不是不被允許隨便鑽後台嗎？總有一天，我要好好的學唱，然後，施朱敷粉，袍笏登場…而且，不止此也，我還要做學問，從書本裡鑽研出一套道理來。¹⁷

秉持著一生對戲劇的愛好與熱誠，孟瑤這一番暗自所下的心願，豈知於日後居然也一一遂願，看戲、結交名伶、粉墨登場甚至編寫劇本與中國戲曲史，孟瑤對戲劇的投入，一如其所秉持對人生的態度般，終其一生都持守著嚴謹而堅持的態度。

孟瑤在古老嚴謹的家風下成長，因少了慈母的護衛，她常形容父親像是家裡一尊不容侵犯的偶像，孩子們每在父親的嚴威籠罩下，像老鼠般瑟縮，但一逃開父親的視線，就展現歡忭跳踉的一面。在烽火戰亂、國事如麻的亂世中，孟瑤的求學生涯不曾停輟，直至 1938 年全國大學會考，被分發至當時遷至四川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孟瑤終於有機會離開父親的視線下，與兄長赴川就學。孟瑤曾經敘述在開課前「每夜都鑽進戲院聽戲」，大學四年，對戲曲的興趣有增無減。無憂的年輕歲月，由父親的安排，她在嘉陵江畔與兩位哥哥的陪

¹⁶ 黃肇珩，〈從台下唱到台上的孟瑤〉，《人籟》，台北，學生書局，1972 年，頁 197。

¹⁷ 孟瑤，〈戲與我〉，《文星雜誌》，1995 年 4 月，第 15 卷 6 期，頁 63。

伴下，躲著敵機轟隆的爆炸聲中，在重慶後方度過生命的黃金時段。中央大學名師如雲，除了上歷史系的課之外，她也同時旁聽中文系胡小石、盧冀野、唐圭璋等人的中國文學課程。雖然抗戰日子辛苦，可是一群大學生盡情揮灑青春，四年裡孟瑤與從前一樣跟著大家看戲、聽戲，參加平劇社與同學互相切磋，也順利完成學業。此時遇到了航空系的張君，1942年畢業後隨即與之結婚。在〈千千憶〉的短文中，孟瑤回憶道：

回想那一段日子，我們總是嘻嘻哈哈的，什麼痛苦的事都被一陣笑聲壓倒！只為心裏總有著那信念：『我們必會贏得最後勝利！』…老師們薰染琢磨出一片精神，那便是抗戰精神，它不但支持了我們，也昭示了下一代。

18

秉持著對國家、民族的樂觀信心與抗戰精神，支持著孟瑤度過這艱困苦難的日子，也在風雨中鍛鍊了百折不撓的器性。大學畢業後，孟瑤曾任重慶廣益中學與簡陽女子中學的文史教員，並於這段期間內完成終身大事且育有二子。

隨著國家的動亂，孟瑤慌亂地走過四川、武漢、上海，1949年大陸淪共前，與丈夫攜同兩子輾轉抵台落腳台灣，隨部隊暫時棲身在嘉義民雄，並執教於省立民雄高級中學，之後蟄居台中。中央大學歷史系出身的她，楚材晉用地教起中文系的課，曾歷任台中師範學校、台灣師範大學、並於1962年至1966年赴新加坡南洋大學、回國後任職中興大學，最後因病以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身分退休。來台後除教書職業外，蟄居台中時與同好組「台中友聯票社」，練唱、吊嗓，特殊場合還頗喜親自粉墨登場；也曾與名伶金素琴交往相知甚深，並為其寫下《金素琴舞台生涯回憶錄》，在《傳記文學》雜誌連載過；也為郭小莊的「雅音小集」編寫平劇劇本，《竇娥冤》、《韓夫人》都是孟瑤的精心傑作，讓平劇在筆路藍縷中，開創一條新路。1962年至1966年赴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期間，在講授「新文藝」、「中國小說史」、「中國戲劇史」三門課程之餘，除仍不斷創作小說外，也

¹⁸ 孟瑤，〈千千憶〉，《中外雜誌》。

因教學所需整理出《中國戲曲史》與《中國小說史》兩部文學史鉅著。1966年孟瑤返臺，應聘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任教；1968年，孟瑤接受徐復觀、李滌生兩先生之邀，至台中市省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前身)開課講授「新文藝習作」、「史記」「中國文學史」。1973年《中國文學史》一書完稿，至此「孟瑤三史」學術巨構，於焉完成。除了對寫作的終生執著外，她對戲劇擁有最濃厚的興緻，熟朋友大都戲稱她是戲迷、票友、戲劇學者和劇作家。在孟瑤的小說創作中，泰半都出現了戲曲中的角色與情節，尤其以孟瑤對戲劇的熟稔程度，特別能掬取其中人物在戲劇表演時的情態舉止，寫來得心應手而能精采絕倫。

孟瑤雖然在小說中對於愛情與婚姻多所描寫，但卻極少觸及自己的婚姻狀況，只有一篇王琰如的報導中曾提及孟瑤：

個性坦率、豪爽，有男兒風，從不知塗脂抹粉、濃妝艷抹為何事。當年在沙坪壩時，課餘雅好平劇，航空系同學張君，為她操琴，從此結緣，誰知婚後的張先生，卻將胡琴掛了起來，因此好姻緣就此結束。他們有兩個愛兒。¹⁹

婚後不甚幸福的孟瑤，婚姻畢竟以離異收場，但家庭、兒子、戲劇與執教鞭的繁忙生涯並未磨損孟瑤的創作力，在台灣的日子安定下來後為了改善清苦的生活，課餘即開始「煮字療飢」，過起以筆耕謀升斗的寫作生涯，她說：「**那時年富力強，放下粉筆、拿起鋼筆；放下鋼筆、拿起刀鏟，真是日無暇晷，卻也在百忙中擠出一些文章來。**」²⁰在粉筆、鋼筆、刀鏟的輪番上陣下，孟瑤仍以旺盛的精力勤搖筆桿。她的寫作足跡遍及中央日報、暢流半月刊、文藝創作、自由中國、文藝月報、今日婦女、大華晚報、聯合報副刊、海風月刊、婦友雜誌、中華婦女、自由談、中華日報、徵信新聞副刊、香港星島晚報、文壇季刊、新加坡蕉風雜誌等等，稿約不斷，辛勤筆耕之下，世情百態就在她的筆尖逐一流瀉。對於孟瑤的

¹⁹ 王琰如，〈從《心園》到《風雲傳》—記多產作家孟瑤〉，《青年日報》副刊，1995年9月13日。

²⁰ 孟瑤，〈我在生死線上〉，《聯合報》，1988年10月14日，第十六版。

作品，吉廣輿的《孟瑤評傳》中倒有這樣一段敘述：

在她一本本平凡平淡的小說累積匯合之後，原本貌不驚人的庭市，忽然間四面八方，全湧進來各式各樣的男女老少中國人，忽然間，原本死氣沉沉的世界一變而為聲氣相應的鄉野—孟瑤小說的風格不是點，甚至於不成線，而要在整個的作品層面上展現…她的六十五部寫實小說合起來看，竟然就是變亂中國的投影。²¹

綜合孟瑤的小說作品，鮮活地呈現一個變亂中國的縮影，近代中國市井的形象憬然赴目，在她筆下世情的艱辛與難料，更令人慨嘆人生的無奈。據吉廣輿的統計其辛勤一生執筆的總字數高達一千零八十萬七千餘字(不含論文)，鐘麗慧形容的很貼切「孟瑤的成就豈只是『著作等身』足夠形容的！簡直是『千手觀音』。」²²這有如千手觀音的孟瑤，傾注她的全部人生去做一個時代的代言人，時代巨輪的轉動不曾停駐，而灑脫豪放、素樸儉純的孟瑤對創作的執著、對戲劇的熱愛、對教學的認真乃至對孩子的細膩關愛，在亂世動盪中更處處皆可見她圓融而淡雅的風骨與情致，令人歆慕不已。

2、終其一生的「擇善固執」：文學創作

孟瑤回顧她的寫作生涯，坦誠率真性情的她曾說一生只喜歡兩件事：唱戲、寫作。孟瑤常謙稱自己沒有數學頭腦，成績也總是勉強過關而已。但從小喜歡「舞文弄墨」，因此很自然地走向創作一途，再加上對傳統戲劇的著迷與淵源，因此她的一生幾乎與小說、戲曲結下不解之緣。有人如此地形容孟瑤：「她有兩隻筆，一枝用來寫小說，一枝用來作學術。同時她也有兩種口才，一種用來傳道、授業與解惑，另一種用來唱讀皮黃。」²³在大學時期歷史學的專業人文素養，致使孟瑤在文藝創作上，較一般的女性創作者多了幾分對歷史脈絡的掌握與關懷，這個

²¹ 吉廣輿，《孟瑤評傳》，高雄，高市文化中心，1998年5月，頁263、264。

²² 鐘麗慧，〈集學問、小說、戲劇於一身的孟瑤〉，《文藝月刊》，1984年10月號，184期，頁10。

²³ 梅遜編，《作家群像》，台北市，大江出版，1968年，頁75。

特色在《黎明前》、《女人·女人》與史傳小說上可明顯地看出端倪；對於小說的創作她常說：「我一向自卑，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不過由於愛好，『擇善固執』而已。」²⁴孟瑤這一擇善固執，架起了她創作一生的長虹，記錄寫實七彩人生的萬象情態；由於她對寫作熱誠的執著，不僅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留下了半個世紀以來，自大陸至台灣人生的變動踪跡，也見證著孟瑤對女性世界的一份人文關懷。自甘平澹的一生，埋首數十年的寫作經驗，「她不吝於把人生觀察投影為文字，發乎至中的摹寫悲憫情懷，其中包括對婚姻、對男女情感、對青少年教育、對社會轉型，以至於民族氣節各種深刻的剖視析論，直可敲金戛玉，擲地作聲！」²⁵在孟瑤小說中，可看到時局不靖動盪不安的中國、飄搖風雨中的台灣、失根他鄉的留美生涯，甚至經濟起飛失衡下的台灣亂象，孟瑤的作品時空多變，但唯一不變的是對她所履土地所投下的澎湃情感。

孟瑤自正式握管起，她說：「我幾乎日以繼夜在『多產』下粗製濫造，雖然由於稿約多，也是自己不惜於把自己貶為一名『寫匠』，思之可嘆。」²⁶她常以謙遜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成就，因自覺未曾受過專業的文學訓練，在文學的藝術上，她不停輟地努力幾近苛求，她曾感歎：「精力充沛時只知胡亂塗鴉，等到知道艱難了，觀察入微了，卻又力不從心！我在想，上天若能再賜我民國五十年前後的盛旺生命力，再假我以三五年有用歲月，我將苦心經營出一部像樣作品，以補前愆！」她又曾嘆息地道：「都無所師承，完全自己揣摩摸索而來，所以不免有些自卑。加上性格不善活動，不愛應酬，相對地生活圈也縮小。因此有時內心深覺痛苦，自己畢生所投注的事業，讓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前途。雖然寫了七十多部作品，卻沒有什麼用處，遠不如司馬千一輩子只寫一部《史記》」²⁷史記的留名千史其價值自不待言，但孟瑤自貶地認為「雖然寫了七十多部作品，卻沒有什麼用處。」卻是過份自謙之詞，其實孟瑤的作品，曾在國內外各大報社的副刊競相連載，雖身居當時文藝的核心，但她從不譁眾取寵，更不喜歡被人簇擁愛戴的光環，屹立於文壇數十年的歲月，她幾乎是「也無風雨也無晴」一貫瀟灑的

²⁴ 孟瑤，〈自傳〉，《孟瑤自選集》，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1979年4月初版，頁3。

²⁵ 姚儀敏，〈一生筆耕幾人知〉，《中央月刊》，1991年10月，頁117。

²⁶ 孟瑤，〈自傳〉，《孟瑤自選集》，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1979年4月初版，頁9。

²⁷ 費臻懿，〈訪揚宗珍老師〉，《中興文苑》，16期，1986年6月，頁11。

風格走來，一如姚儀敏所說：「她的人，忍得住淒涼；她的書，耐得住寂寞。」²⁸
這黯淡沉寂的歲月，她卻能甘之如飴，視名利外物為浮雲。

她的心靈內在對藝術有極端的狂愛，卻明白藝術是一項耗神費力的追求，她曾經因為看到一名國劇演員，舉手投足皆精彩絕倫，令人目眩，而回到後台卻汗溼重衣，力疲得近乎癱瘓，她心中暗自了悟，因生命之火熔鑄了藝術靈魂，藝術才能顯現出它的光采與內涵，但藝術靈魂在知道怎樣放射光芒時，生命之火卻將日漸黯淡，這是人生的無奈。因此她對自己的文學創作過程亦感歎「年輕時不曾好好把握，用心寫出可以傳世的好作品，年紀大了，生命身逐漸減弱，想追也覺力不從心。」生性坦率的孟瑤始終給人謙虛誠懇的印象，這番自剖自陳的感慨，正代表了一個追求文學之美的創作者，終身在嚴格的自我要求下，不斷的揚棄與追尋以臻完美境界的過程。

在寫作上，孟瑤學生時期的初試鶯啼，尚只能稱之為序幕，未有正式發表；直至來台後，以父親起的號「孟瑤」為筆名才正式登場，最早應是刊載於《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的一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堪稱是敲醒女性覺醒意識的一記響鐘。自此後在創作的旺盛生命力中，不斷燃燒藝術的靈魂，直至如春蠶吐盡絲縷耗損所有氣血方休；這七十餘部鉅製是她費盡多少不眠的夜伏案振筆疾書、竭盡一生的心血點滴淬煉而成的。常有人說創作的人是孤寂的，孟瑤直到白髮盈顛、成爲一隻淒然獨處的困鳥，仍然對寫作固守一生的執著，像堅貞無可憾搖的信念一般，她守住一身的淒清而無怨無尤。但她固守一生的執著，令人不忍卒睹的是在她身後，這曾經嘔心瀝血的創作將面臨零落與散佚，亦隨著時代的飛逝而化爲灰燼，那將會是歷史縱橫軸上一段已被輕拭的過往，了無痕跡而永遠無法回復，卻徒然留下無限憾恨與感傷。

²⁸ 姚儀敏，〈一生筆耕幾人知〉，《中央月刊》，1991年10月，頁113。

二、從《中央日報》的〈婦女與家庭〉出征

五〇年代在大批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眾多菁英份子之中，女性作家是極為特殊且備受討論的族群，她們的身份、學識與定見，充滿卓越不凡的特殊性，在寫作上更蘊釀一股蓄勢待發的潛力：

她們展現明顯的女性自覺，不懼憚在論述場域中爭取發聲的位置及權力，謀奪女性主體的再定位。她們是一群披著陰丹士林旗袍，狀似甜美的辣將。²⁹

這一群甜美的辣將，大多生長於高門鉅族之家，擁有大學學歷，她們在大時代的亂動中流落至台灣，面對異地清苦的生活，卻仍能掌起生活之舵勇往直前，展現女性對艱苦生活的韌性。在台灣這塊瘠土上，以文字耕耘了一片豐潤的天地，也創造了不凡的奇蹟。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復國的口號也漸漸成為夢幻的囈語，男性仍興致勃勃地致力於懷鄉與戰鬥時，她們卻不再以回歸祖國為唯一嚮往；細究其小說文本的豐富意涵，不但凸顯出其獨特的女性視角，且逐漸地在其論述場域中昂揚著濃厚的自我意識，解構了男性家國與倫理的封建思想。在異地、異鄉的土地滋養下，女性拋開幾千年禁錮的枷鎖，在寬闊的旅程中展翼遨翔，不但充滿自信與執著，也將女性自我的開闊空間，發揮到淋漓盡致。這些從五〇年代早期的女性文本中，已隱然顯露出一絲曙光。

女性在空間的易位後，留戀的不再是遙遠不可及的父權世界故土；走出陰暗的舞台，迎向璀璨的陽光，才是女性不可逆的命運挑戰。繁露作於 1954 年的〈一念之差〉是頗具時代意義的短篇小說，內容敘述作者在偶然間與青梅竹馬的女伴朱美琳在台灣這塊“祖國自由天地”中巧相逢，朱美琳秀麗的臉龐卻因眉毛上的一條黑疤，而顯得特別怪異；細究之下，原來那是作者幼年時在無意間推了美琳

²⁹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市，麥田出版，2002 年，頁 21。

一把，留下了永久無法癒合的傷口。美琳也因眉上的這條黑疤，而時常被那成天做發財夢的丈夫羞辱詈罵，甚而逼迫離婚；美琳欲哭無淚又無路可走。最後，帶著孩子淒苦地來到台灣，卻在這塊離島貧瘠的土地上，得到豐潤的滋養，重新燃起生命的光芒，所以美琳說：

祖國的人們都有著善良的心，他(她)們幸福地生活在繁榮、安定的寶島。我看到這兒的人們，不分老幼男女，似乎都有一份工作，無論是荷鋤插秧的農夫，挑担叫賣的小販，他們都有一個溫暖的家和安樂的生活。因此我不再痛苦了，我也努力為孩子，為自己而工作，我不再為著失去一個男人而悲痛——一個不值得愛的男人。³⁰

繁露文本中象徵意涵極為豐富，美麗的寶島，充滿溫馨與幸福、欣欣向榮的生機，讓曾經在故土受盡欺凌與污辱的女性，在這塊土地上獲得重生。文本中那勢利的丈夫就像共產主義的迂闊不可靠，令人唾棄；而寶島上自食其力的女性正享受生命重生的光耀，努力闖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不再心繫於失去的、不值得愛的男人；無情的丈夫在文本中未嘗出現在這塊象徵女性新生的土地上，而最後的「消失」也成為必然。

同樣的女性議題在五〇年代是常引起爭鋒相對的辯論話題，《中央日報》的「家庭與婦女」版是由武月卿主編，每星期日刊出，載於1949年3月13日至1950年6月25日間，共發刊六十六期的婦女刊物，當時是一個頗常出現嚴肅性別爭議的園地。孟瑤幾經戰亂來台後，首刊於1950年5月7日母親節前夕的一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細述她夾在自我發展與顧全家庭間的掙扎矛盾，甚至寫出「『母親』使女人屈了膝，『妻子』又使女人低了頭」的激烈文句，對母職與妻職之於女性的殺傷力提出尖銳的控訴，她說「家，給了我一切，但，使我不願意的是：她同時也摘走了我的希望和夢」，孟瑤並提及她有一個時期幾乎病態似地崇拜武則天，因為她殺女抑子，甚至於謀夫，也因此她能完成震鑠古今的功業。

³⁰ 繁露，〈一念之差〉，選自中國文藝協會編輯，《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1954年5月初版，頁150。

在傳統「家」的場域中，女人的束縛如同枷鎖般，團團圍困住女人的理想與抱負，她傾訴道：

我沒有看見家，我所看見的只是粗壯無比的鎖鍊，無情地束縛了我的四肢和腦；我沒有看見孩子，我所看見的只是可怕的蛇蠍，貪佞地想吞掉我的一切。我想逃出去，我想逃出這個窒息的屋子，伸出頭去，呼吸一些自由新鮮的空氣。

一反傳統女性對家的依恃與崇敬，孟瑤在〈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文中，直指家是鎖鍊、孩子是蛇蠍，他們壓榨了她的自由與發展，一如在《美虹》一書中，她也藉漪平之口埋怨地說：

孩子、家，簡直是兩根繩，把我細得一動也不能動，女人，女人，這就是女人，在學校裏那怕你壯志凌雲，結了婚也跳不出家的手掌心。³¹

孟瑤透視了傳統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它使女性屈於陰暗的角落不見天日，失去自我的追求與個體的完整；孟瑤以激進女性主義的觀點，點出女性在「家」與「枷」中沉淪，她甚而指出「家」如同一座無形的監牢，用親情和倫理馴服、禁錮她自我追求的欲望，其以激進女性主義的觀點可謂為一先驅者。同樣的女性的聲音也出現在艾雯的短篇小說文本〈捐〉中，藉著一名為家庭、孩子犧牲了自己理想的女性，她說道：

想想看，幾千年來，做女人的多少雄心，多少壯志，多少天才和理想，就這樣默默地犧牲了，埋葬了，誰知道這犧牲，這捐獻，還將延續多少世紀；男士們擁事業的光輝，仍舊也享有愛情的溫馨，可是女人，女人若獻身於愛，便祇能無盡期的服役，無限止的捐獻，我這一輩子大概就算捐了，在整個青春進行曲中，我只成了一個休止符號。但那是我沒有出息，我不

³¹ 孟瑤，《美虹》，自由中國社發行，台北，1957年再版，頁74。

想上進嗎？³²

艾雯小說文本中的女性休止符，是歇止在家庭陷阱中，女性被動地休止了自己的理想，世世代代無止盡的捐獻與犧牲，而換得家庭合奏曲和諧地進行著。孟瑤在〈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的吶喊，恰似易卜生《傀儡家庭》中出走的娜拉，不願深陷在家庭這個溫柔的陷阱中，她自覺地告訴自己，自己的身份不但是妻子與母親而已，最要緊的是同男性一樣，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於是，孟瑤帶著關注女性命運的創作意識，正式步入文壇，雖不至於拋家棄子，但她拾起她的筆，在寫作中尋找屬於女性的自我意識，恣意揮灑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一文為孟瑤在日後創作定下基調，也為大陸來台女作家在這一片新的空間領域中，掙脫往日沉重的父權社會的壓制而發出了吶喊的先聲。

三、〈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的回應

孟瑤於 1950 年 5 月 7 日母親節前夕(《中央日報》〈家庭與婦女〉第五十九期)所發表的這一篇短文，立即引起廣大讀者不同的回響，第六十期恰逢母親節刊載母親節特刊，而於第六十一期起刊出讀者回應如下³³：

5 月 21 日署名為「殷俊」的讀者，寫了一篇題為〈男人，你的名字也是弱者？—兼向 孟瑤女士請教〉來回應孟瑤，文中盡訴男人真命苦的生活，也仿孟瑤的警句而改為「『丈夫』抽了男人的筋，『父親』又剝了男人的皮」，真是苦不堪言，彷彿一旦步入婚姻，身為人父、人母即是邁入萬劫不復的痛苦深淵。最後，「殷俊」曉以大義地說：

³² 艾雯〈捐〉，台灣省婦女協會主編，《婦女創作集》第一集，台北，台灣省婦女協會，1956 年。

³³ 以下參見《中央日報》，〈家庭與婦女〉，1950 年 5 月 21 日與 5 月 28 日。

我以為國家正面臨著暴風雨，家庭自然也免不了要被窒息，假如僅是女人逃出這個窒息的房子，男人不能走向理想的途程，國家的妖魔鬼怪沒有斬盡，縱然你伸出頭去，仍然不會放心大膽的去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的。所以，今天我們應該姑且忍耐，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各盡所能，『抱負』不妨再委屈幾天，施展的日子不會遠的！

「殷俊」對孟瑤的回應，將「家」緊緊牽繫在「國」的命運上，彷彿國家是家庭的庇護所，當國難遠離，女性的苑囿即不再存有，自可海闊天空了。而未婚男子「林誼」寫〈讀『弱者』篇有感〉，他勸說著：

結婚，是除去極少數人外，每個正常人所免不了必經的一段人生歷程，結婚以後生了孩子，也是自然的結果，不可逃避的…一個男人在社會上也許是個人人崇拜的英雄，但回到家就變成一個處處需要人照料的人了…男人越在這方面(家事)糊塗點兒，才更顯出他的妻子的賢慧。

「林誼」的想法，可說是完全站在男性權威的角度，與封建社會宗法制度下的父權思想若合符節，女人無可逃避的責任，在身為「賢慧的妻子」形象下，女性的「自我」早已蕩然無存。另一讀者「維林」寫了〈女人·家庭·社會〉一文，究其標題即可見他認為女人的功用是在家庭、社會的象牙塔下，任重而道遠地背負這沉重的象牙塔的基石，他分析女人若做好「齊家」這件事，「治國·平天下」就沒問題了，「家庭是社會的單位細胞，家庭是維持社會安定力量，家庭的工作是社會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部份，把女人的第一個希望和夢，放在締造幸福家庭之理想上，她們的快樂一定會獲得更大的滿足。」「維林」似乎把女人的理想只框架在家庭的範圍內，其餘不應是女人該有所涉足的。

「伍蕙」似乎是一個女強人者流，回應文章題為〈弱者的名字是弱者！〉，她盛讚母親的任務是何等神聖，她說「一個真有智慧和能力的母親，決不會讓家庭的瑣事埋葬了她的抱負和理想的…不管家事多麼繁忙，每天抽出二十分鐘或者孩子睡覺時偷寫數行，兩年之後便可有可觀的成績了。」她認為婦女尚未徹底覺

醒，社會地位還要努力爭取，最後「伍蕙」的結論是「弱者的名字是弱者，決不是女人！」伍蕙的想法似乎太過單純，也簡化了人性的複雜。「心平」讀者寫〈結婚會影響事業嗎？〉一文，他說「合理的婚姻對事業不但沒有阻礙的作用，而且有很大的幫助…母親，她能教子成名；妻子，她能相夫立業。」「心平」並呼籲有美滿家庭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女人躲在母親與妻子的角色當中，在子與夫的成就中肯定女性的價值，才是女人最重要的事業，所以她規勸孟瑤應該惜福。

五月二十八日接續上週未完的話題，署名「音」的鍾梅音亦是「家庭與婦女」版的常客，她聲援孟瑤而寫了〈女人不是鋼鐵鑄的〉一文，對孟瑤的觀點深表同感，她暢言道：

女人非但不是鋼鐵鑄的，更不是三頭六臂的，能夠把家庭佈置得溫馨寧靜，已是完成一件大藝術；能夠把兒女教養得品學兼優，已是完成了一樁大創造…因為顧全丈夫兒女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抱負，摩頂放踵地從事於煩瑣而艱辛的工作的主婦，卻應享有女性的最高尊榮！

鍾梅音想必亦是在工作與家庭的權衡中掙扎許久，故能深刻體會孟瑤衷心的苦楚，她在聲援中表明「主婦」的身份即是崇高而令人敬佩的職業，並且高呼不是鋼鐵鑄的女人也應有獨立的人格。

另外署名「柳絮」寫〈誰毀了你們的幸福？〉一文回應，他認為「夫」、「妻」、「子」是家庭中的三位一體，家庭中沒有快樂，任何人都不會快樂…「當你對家庭深表不滿的時候，你應當用崇高的理智去判斷一切，究竟誰吞沒了你家庭中的幸福…」他也模仿了孟瑤的語句，相當符合當時的政治語言，聲嘶力竭地高呼萬惡之首—共匪的過錯，最後並致孟瑤與殷俊一首歪詩—

在中國家庭裏！

是共匪抽了男人的筋，

蘇俄剝了男人的皮！
毛澤東使女人低了頭，
史達林使女人屈了膝！
赤氛攆走了兒女的天真靈魂，
紅禍與民主的家庭，永不兩立！

柳絮恐怕是反共意識最堅強的人，在時代悲情的意識下，追根究柢地歸結這個議題的禍首於萬惡的共匪，是匪共趨使了大家來到這個蕞爾小島；在離鄉背井之下，人人怨怒，於是不滅紅禍勢難平心頭之恨。

由上述一場小小的婦女論戰可顯見：五〇年代即使是報紙一個小小議題的爭論，仍明顯呈現男性與女性視角的南轅北轍；大部份的男性仍是以反共復國、回到父權宰制的故國為其依歸與期待，他們對「國」與「家」的意象是重疊而密不可分，也理所當然地認為當「國」之危難結束，「家」之紛爭亦隨之於無形。顯而易見地，多數人仍未能理解身為女性的真正痛楚，女性的獨立人格與自我的發展，在萌發之時也顯示其日後必受挫折的艱辛路程。

四、 孟瑤的答覆

一場小小的婦女論戰如是展開，在「家庭與婦女」版熱烈延燒了三週，最後孟瑤正式以一篇「我的答覆」回應了讀者，她說：

我是一個學歷史與文學，但是更喜愛文學，而且多少帶點文學氣質的人，我常常很珍惜自己情緒上的起伏，抓住某一點靈感，很快地就把它們寫下來…我把我的一點潛伏情緒訴之於筆墨，正如一個畫家把胸中丘壑，付諸紙張是一樣的，它經不起撕裂，似乎也不願被撕裂的…

潛藏內心女性自覺的萌動，是孟瑤寫下這一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的契機。最後，孟瑤並期待自己與那些同病相憐者把「**那點被塵封發霉、已快腐朽的希望和夢，撿拾起來，見見陽光。**」³⁴拋擲一切屬於傳統束縛下塵封腐朽的希望與夢，孟瑤只是希望藉此能一吐抑鬱在胸中的塊壘，並期望一時意緒的起伏，能在訴諸筆墨後精神與情緒獲得舒解，也因此而能飛揚起來，畢竟在台灣這塊初始乍到的陌生土地上，仍有更多急待適應與開創的地方。

這場小小的婦女論戰於焉結束，雖然孟瑤終究承認只是一時思緒澎湃、慷慨激昂下「脫序」的演出，但令人訝異的是遠在五〇年代初期，像孟瑤這樣在大陸受過高等教育，啓蒙於五四新文化思想；在有意無意之下遠走故鄉，隨著國家在動盪不安之中播遷來台，內心隱藏多少煎熬掙扎、離亂愁緒，卻又得一肩扛起家庭、社會所賦予的沉重負擔。多少女性一輩子的時光，都在無聲無息下隨時光流轉而消滅於無形，封建的桎梏埋沒多少有志婦女的心志，那是在當時物力唯艱的社會中，多少婦女痛苦的心聲。孟瑤揚聲吶喊，企圖鬆動冰封在女性身上的層層枷鎖，然而在吐露心中的怨氣與情感的發洩之後，孟瑤反以溫婉的姿態，省思未來的定向，撿拾希望與夢，期能立足於自己所耕耘的天地之間。繼而她在發表了〈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之後，又連續以女學生為對象，寫了二十封《給女孩子的信》並投稿在《中央日報》的副刊上，並於日後集結成冊，其中表達的觀念與想法回歸傳統與禮教的正軌下，凸顯孟瑤在傳統中國的制約下，呈現溫柔敦厚風格的另一面。

³⁴ 參見孟瑤，《中央日報》，〈家庭與婦女〉，1950年5月28日，第七版。

第三節 男性觀照下的女性作家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後，台灣由原來邊疆的地位，一躍而為主流中心的地位；原在日據時代與日本文壇保持密切互動的「台灣文壇」，也改頭換面成為肩負抗衡中共的「自由中國文壇」。處於全體動員之際，女性終於也躍上文藝舞台的一角。在 1950 年 5 月 4 日成立中國文藝協會後，繼之以中國文藝協會為主軸，成立相關性質的組織。如 1953 年以培養青年寫作世代為主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1955 年更組成以婦女為中心的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從此以後，「**文協、作協、婦協**這三個社團，可以視之為國家機器文藝機構的延續，是國家介入市民社會中的**文藝空間、並取得領導權的重要機關媒介。**」³⁵這三個文藝機構，正如火如荼地宣告文壇在自由中國台灣島嶼上的復興。

一、自由中國文壇女作家的萌芽

在此一國家文藝政策主導下，女性亦紛紛執起筆桿來代替槍桿，振聳發聵以護衛中華文化、喚醒國魂為依歸。在女作家風起雲湧之際，各種出版物、報刊的撰稿人中，女作家也佔了很大的比例。然而很多的刊物，由女作家主持的筆政，這直接間接的更增進了她們創作的意念，使她們搖筆更勤，佳製更多。同時，中國文獎會、教育部、中國文藝協會、扶輪社、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藍星詩社、幼獅文藝、中央日報等機構更定有文藝獎金及獎章的頒獎辦法，很多女作家曾經

³⁵ 蔡其昌，《戰後(1945-1959)台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東海大學歷史所碩論，1996 年，頁 127。

獲獎，如蘇雪林、謝冰瑩、潘人木、孟瑤、琦君、林海音、艾雯、張秀亞、季季等，這對在寫作的途程中奔馳的她們，更是一大鼓勵。³⁶這些徵文比賽的常勝娘子軍，激起蟄伏於五〇年代反共文學下的伏流，創作屬於女性的聲音，並積極地讓自己的聲音傳達女性的心聲。

當時知名的女作家中，曾於中國文藝協會所編輯出版的《文藝創作》中刊載作品並獲獎的女作家，亦不在少數。如潘人木即在文獎會創立之初，以〈如夢記〉獲 1950 年雙十節獎金短篇小說類首獎，該篇並被張道藩大加讚賞視為「自由中國兩年來小說創作中最成熟的作品之一」；潘人木再接再厲之作《蓮漪表妹》、《馬蘭的故事》也分別獲 1952 年與 1954 年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一與第三獎；孟瑤即曾在 1953 年以長篇小說《懸崖勒馬》(後更名為《危巖》)獲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二獎；繁露的《養女湖》獲 1956 年五四獎金中篇小說第三獎；其餘如劉枋、童真、艾雯、蕭傳文、張秀亞等的短篇小說與散文，亦散見於各期的《文藝創作》中。

五〇年代中，基於未完成的反共大業仍待努力中，在國家掌握的文藝政策指導下，作家漸漸有可以發表作品的園地；雖迫於國家政策、配合宣導的八股文字，在剛開始時佔有頗多篇幅，但漸漸地逸出官方文藝政策之外的作品，像電腦網絡般，觸角愈伸愈遠，於是女性作家在這樣的網絡縫隙中，辛勤耕耘，覓得一處展現自我的管道。除了官方所設立的寫作協會之外，報刊、雜誌亦是發聲之處。在四九年後早期奠立的文學生態中，副刊及某些五、六〇年代作家及文藝編輯所產生的個人影響，扮演了決定性的重要的角色。³⁷女性作家的作品能見度愈來愈高，也漸次擁有在反共主流文學之外，所開發出來屬於女性文學作品的文類。女性的文學作品爲了在男性的夾縫中爭取能見度，初始之時，爲呼應當時高懸的反共口號，多數可加以發表或得獎的作品，皆無法偏行於主流之外。以「文獎會」中得獎的作品而言，如潘人木的《蓮漪表妹》、《馬蘭自傳》，孟瑤的《懸崖勒馬》

³⁶ 參見《二十年來的台灣婦女》，1965 年 4 月出版，頁 237。

³⁷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 年 6 月，頁 117。

(後更名爲《危巖》)等作品，皆不脫揭露匪共醜惡面貌的控訴；然而，在 1953 年 12 月張漱菡主編的第一本女作家小說選集《海燕集》出版時，在「賊氛方熾」，「反共」正盛的時候，張漱菡所編選的「不朽的」女性作品，跟「反共抗俄」的宗旨目標是很疏遠的，³⁸但在當時它卻能擁有極好的銷售量，可見女作家筆下愛情與性別議題的作品，是在主流之外備受讀者關注的焦點！

二、從勵志小品到「自由中國成功女作家」的孟瑤

1、勵志小品－《給女孩子的信》

孟瑤在 1950 年於中央日報的婦週以〈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發聲後，繼之於《中央日報》副刊連載〈給女孩子的信〉，爲當時所授課的女學生們作爲勵志的小短文；日後她並將這些連載的單篇小短文集結成冊，成爲頗受歡迎的勵志小書《給女孩子的信》，孟瑤在 1986 年《給女孩子的信》一書出版時的跋中曾寫道：

我之所以敢以女孩子爲對象發表這些信，並不是在學識與修身上有所依恃，而是因為我這接近十年的教書生活，使我有機會常常與一群比我年輕的孩子們在一起，假若我敢寫而且敢說，唯一的憑藉，便是彼此接近而且熟知。至於爲什麼說得這麼坦率，都是因為我站在同性的立場，覺得這態度比較更親切一些。³⁹

孟瑤以「站在同性的立場」爲女孩子在人生的路途上指點迷津，談論讀書、

³⁸ 唐玉純，《反共時期的女性書寫策略－以「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爲中心》，暨南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頁 55。

³⁹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 年 5 月初版，頁 137。

惜時、健康、器度、勤儉、消閒、交遊、婚姻、家庭與事業、女德、人生信念、性格修養、鎮定、朝氣、取與予、好勝與忌妬、自知與自信、群居與獨處、感情與理智、勇敢與驕傲等二十項，皆以女性角色為出發點的議題，每一篇短文的內涵幾乎不脫於傳統思維範疇中，引導女孩子建立其人生方向。孟瑤同時也提及於這些信發表的時候，所獲得的毀譽參半的批評，而其中指責者大都著眼於文中「**板臉說教的酸腐氣**」⁴⁰，確實在這二十篇中，可以清楚地看見孟瑤呈現與〈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大相逕庭的思維模式，孟瑤在這些溫馨勵志小語中不再揚聲吶喊、熱切激進，在傳統思想的形塑下她改以溫婉柔性勸誘的方式，以這二十篇短文諄諄告誡女孩子們，因在先天上性別的限制下，須承受更多於男性的挑戰，應敏慧地時時惕悟與自覺，她說：

造物者創造一個女孩子，他應該付與她們雙倍的努力，因為她們將要走的路太艱難了！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十個人有九個跳不出這個家的牢籠，因此十個人也有九個為了那些作不完的家務而忘記充實自己。⁴¹

孟瑤仍然認為「家」是個「牢籠」，圈住了太多女性自我伸展的機會，女性往往因「那些作不完的家務」而忘記充實自己，故她殷殷勸告女性們應謹記女子生命的價值，最堪採擷的不僅僅是青春與美麗而已，她須能自發地開展一個精神世界，在俗務以外，努力去攫取一些學問智慧，融合了美麗與智慧的女人，才不致於將來成為眾所厭棄的老蠢物。

在仍有許多女性囿於家庭一隅的五〇年代中，孟瑤在《給女孩子的信》中除了對於女性基本修養與道德的持守外，對於女性的女德、交遊、婚姻、家庭與事業等議題，提出了頗堪惕勵的警語。在〈談女德〉一則中，孟瑤認為：

過去的幾千年，女人完全過著奴役的生活，在男權中心的社會，他們想控制或者是駕馭一個女人的方法，是唯恐不周的。所以當時的所謂女德，是

⁴⁰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137。

⁴¹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6。

奴役女人的鞍轡，是控制女人的枷鎖。⁴²

但在西風東漸，平等自由的社會中，女性便有毀棄與打倒這些假道德之名，行奴役之實的舊有規範，這些強加在女性身上的鞍轡與枷鎖，是須要女性以智慧才學來解脫的。同時孟瑤也強調現代女子的風度與容止，並非無所拘束任情放縱的自由，它需要一方面靠學問的修養，一方面靠道德的規範，且必須把握承襲舊傳統與迎合新潮流兩大任務的結合。孟瑤甚至以東漢班昭所作《女誡》的「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為本，在融入適應社會與充實內蘊等現代意義後，逕行將其修正為：

顧識大局，明辨是非，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女德。

要言不繁，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攻隱私，是謂女言。

盥洗塵穢，服飾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女容。

努力學問，廣交益友，針黹烹飪，作息有定，是謂女功。⁴³

這所謂現代女性的「新四行」，以今日目之，確有讓人莞爾之處，但以五〇年代在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交界間的時空之下，孟瑤奠基在舊的傳統禮教下，立身為女性的言語、行動、外貌與內涵指引一個新的方向，開創符合新時代的女性典範，亦能為當時女性帶來一番新的領悟。而女性在生命的旅程中，自身修養的目的除了培養美好人格外，畢竟還是以尋找理想伴侶為終極目標，故孟瑤在〈談婚姻〉一則中，認為美滿的婚姻，是理智與感情的極端諧和，她說：

夫妻生活中，彼此的諒解是理智，容忍這不斷的諒解是感情；性生活的和美是感情，對子女的負責是理智；夫妻間的愛憐是感情，權利與義務的分工合作是理。缺少感情的夫妻生活太枯燥，缺乏理智的夫妻生活難持恆。一個理想的美滿婚姻，正是把這許許多多的感情與理智包容在這一個制度

⁴²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60。

⁴³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61、62。

與契約之內。⁴⁴

在情與理並重下，孟瑤擴大了兩性之間的視野，要締造一個美滿的婚姻狀態，夫妻生活上須要付出絕對的感情與理智。故在和諧的婚姻關係前提下，孟瑤在〈談家庭與事業〉中曾將家庭與事業比喻為魚與熊掌，她認為女性應該制其先機地同時把握這兩面，她說：

如何取得家庭與事業的協和，最重大的關鍵在於擇偶，因為丈夫常常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一個妻子事業上的成敗。假若你的丈夫不但是你精神上的愛侶，而且還是你事業上的良伴，你們有一個相同的事業理想與憧憬，所以你們也必須互助合作地去取得它並完成它！…當你因為對事業的熱忱而必須向外發展時，他還能給你莫大鼓勵並肯分擔家務的憂勞。這樣，你在兩者之間，也能消除些極端的矛盾與衝突。⁴⁵

孟瑤作為一位現代的知識女性，她更敏感於女性自我意識的「知」與「悟」，她極力去探究女性合理的生存狀態。孟瑤認為物質文明的進步，當能縮減女性在家務所耗損的時間與精力，雖然在當時，那恐怕是多少人夢寐以求都難以達成的理想，但時移事遷，以今日觀之，卻是孟瑤的先見之明。

對當時的女性提出了發人深省的針砭之道，鼓舞女性在現代社會中勇於走出束縛已久的困境，不可小覷於自我存在的價值，要看清自己、正視現實，並在現實的砥礪中，把女性隱藏千年的才智，在琢磨後能顯露她耀眼的光芒與器性。所以在〈談自知與自信〉一則中她義正辭嚴地說：

不要小看你自已，在這人生的舞台上，大小有你一個位置，不要因為羞赧掩蓋你的缺陷，也不要因為自卑輕估生命的價值…你必須學會怎樣把你自已當作一個演員，同時又作這一個演員的觀眾，當你在台上有把握發揮自

⁴⁴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46。

⁴⁵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54、55。

己的精彩演技時，同時不要忘了坐在台下寫出一份最客觀最嚴正的批評。

46

在孟瑤的勵志小品《給女孩子的信》中，可以看到了孟瑤所秉持的樸實無華、律己嚴謹、既具傳統思維又兼顧現代思潮的女性風範，這些特質源自中國素樸、溫厚的古風，完美地融合，在創作時也一一投射在她小說中所創造出來的人物形象；而小說中所描繪、揭露的各種人情世態，彷彿也都是歷歷在目、鮮靈活現的眾生相。

2、「自由中國成功女作家」

繼〈給女孩子的信〉之後，1952年開始孟瑤首次嘗試書寫長篇小說《美虹》與《心園》，《心園》曾獲得1955年度全國青年最喜閱讀小說類文藝作品，這兩本小說在出版後皆佳評如潮，也無形中帶給孟瑤更多的信心。

1953年孟瑤更傾全力以二十二萬鉅製完成了長篇小說《懸崖勒馬》，亦備受各界青睞，一舉榮獲中華文藝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二獎。《懸崖勒馬》在《文藝創作》連載後，於1954年出版專冊時，孟瑤將其更名爲《危巖》，張道藩更說明小說更名後「意義自更含蓄新鮮，不落俗套」，並盛讚孟瑤是「自由中國成功女作家」。張道藩在《危巖》付梓時爲孟瑤作序時曾道：「以本書的寫作技巧看來，很容易教讀者猜測這位作者祇是一位秉性玲瓏，構思細緻的女作家。後來我會見到作者揚宗珍女士，她那種豪放軒昂氣概並不亞於男子。」⁴⁷孟瑤的「豪放軒昂」不亞於男子的氣概，在當時的女作家群中乃屬少見，這不但與她的天生的器性有關，更充份地顯露在她的文學作品中。在她的小說創作中，動輒數十萬言的長篇鉅製，有揭露各種人情世態的、有描繪四十、五十年代台灣社會滄桑變化的、有

⁴⁶ 孟瑤，《給女孩子的信》，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111。

⁴⁷ 孟瑤，《危巖》，台北，皇冠出版社，1956年再版，頁5。

刻劃中國人在海外移民，掙扎圖存之情結的、有道盡坤伶甘苦，獨樹一格情態的，小說人物與情節多變而複雜，也因之張道藩稱讚孟瑤是「自由中國成功女作家」，縱觀五〇年代女作家中，能以廣大格局、寬闊角度而寫成多部數十萬鉅製小說者，唯有孟瑤一人。孟瑤豐富的創作成就，也曾獲得多項文學獎：除《危巖》曾獲中華文藝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二獎外，另有《浮雲白日》榮獲「教育部文學獎」、《這一代》獲得「中山文藝獎」、《兩個十年》獲得「嘉新文藝獎」，堪稱文壇上的常勝軍。